

新兴经济体消费者驱动基础设施需求

作者: [Paulo Mauro](#)

2017年5月4日

中国或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基础设施需求与美国或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不同。许多新兴经济体必须显著扩大其能源和交通网络，或从头开始建设，以适应经济快速增长。[我们的研究](#)表明，人们收入增加后，交通支出会扩大。新兴经济体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和收入增长对政策制定者的基础设施投资选择有重要影响。

收入提高对基础设施需求意味着什么

基础设施投资必须跟上人口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同时，基础设施投资也必须跟上人均收入的增长。此外，消费继续转向交通支出，这一事实往往被忽视。

收入的变化如何影响人们选择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类型，这方面的经济研究有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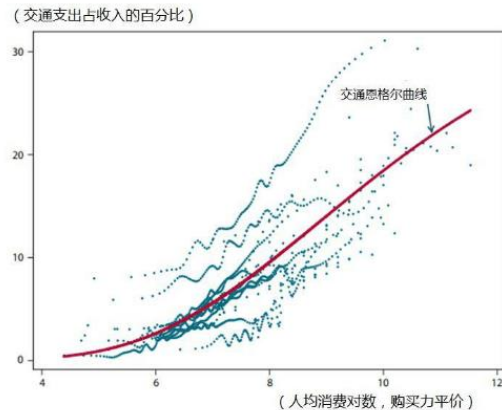
在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恩斯特·恩格尔指出，虽然家庭的食物支出随着收入和家庭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花在食品上的收入比例却下降，这就是恩格尔定律。

我们对 20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展的住户调查显示，个人收入与交通支出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每年挣 200 美元的人只将其收入的 1% 用于满足交通需求，而每年挣 20,000 美元的人在交通上的支出比例达 18%。

今后 20 年里，在全球范围内，收入在 6000 到 20,000 美元之间的人数将增加略超过 10 亿，其中许多人将购买第一辆汽车。收入超过 20,000 美元的人数将增加近 8 亿，其中许多人将开始乘飞机旅游休闲。

更多、更好的桥梁

人们挣的钱越多，在交通上的开销越大。



来源：世界银行全球消费数据库、卢森堡收入研究以及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消费支出调查。

注：该图是在面板数据基础上用Gompertz函数估计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到 2035 年，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国的交通消费支出预计将扩大到目前的四倍。仅仅是铺设道路和铁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世界交通运输需求，在未来 20 年可能就需要花 48 万亿美元左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其中大部分投资。

利用私营部门

调整政府的支出重点，或通过税收筹集资金，可以为一些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但是，弥合新兴市场庞大且不断扩张的基础设施缺口的唯一现实途径是通过私营部门，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所拥有的潜在巨大资源。

为此，可能需要调整审慎要求，以允许这些投资者持有国际多元化的基础设施项目资产组合。此外，与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的公私合作关系将提供这些投资者参与这些项目所需的正式认可。

为吸引私人投资者，政府还需要保持不受随意政治干预的稳定监管环境。同时，在许多国家，包括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要求政府履行对公私合作关系的担保有时造成了相当于这些国家 GDP 一个或多个百分点的预算成本。为了减少这些风险，政府需要监测和披露私营部门参与的项目产生的财政义务。包括智利在内的几个国家目前正在定期开展这项工作。

透明度

问题不仅是扩大支出，而是有效支出。

任何基础设施项目的成功都取决于透明度以及能够准确监测和报告项目进展的独立媒体。这使得公民能够督促政策制定者追求公共利益。

在采购（包括项目评估和招标）和合同履行阶段，公布投标情况和关键合同特征，保持良好的记录，实施质量控制，这些都至关重要。这样做可以确保资金投入生产性用途，而不是被非法转移，或投到政治支持者青睐的低附加值项目。为了防止欺诈，各国政府必须奖励举报人并保护其免受报复。

基础设施需求

收入提高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未来几十年内需要明智地扩大基础设施支出。



来源：Mauro, Paolo和Tomáš Hellebrandt, 2016年，“移动中的世界：更加平等的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模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华盛顿特区。
注：OECD =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在项目选择和实施的制度安排质量指标方面，许多新兴经济体表现不佳。但腐败困扰着所有国家，发达经济体也需保护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使其免受不当的私人影响和随意政治干预。

公民也将受益于新的“绿色”建筑选择。例如，在新的交通网络中，更强调地铁和其他公共交通方式，减少对公路的依赖，这将有助于在未来几十年里减少碳排放。

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巨大的前景和潜力。为了充分实现其好处，政策制定者应采用和维护适当的制衡机制，确保公民从正确的选择中受益。



Paolo Mauro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助理主任。他在 2014-2016 年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的访问教授。他之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部和财政事务部担任多个管理职务。他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等刊物上，并被学术界和主要媒体（如《经济学家》和《华尔街日报》）广泛引用。他有多部著作，包括《移动中的世界：更加平等的世界中的消费模式》、《新兴市场与金融全球化》

和《削减公共债务》。